

社区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 内在逻辑及实践理路

李渭^{1,2a}, 李秋生^{2b}

[1. 陕西师范大学教师发展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2. 内蒙古开放大学 a. 社区教育学院(培训学院);

b.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摘要: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不仅需要学校教育,也需要服务社区居民、推动社区发展的社区教育。不同于传统的学校教育,社区教育作为兼具教育性和社区性特征的一种继续教育,具有生活教育的内在属性。教育具有生产性功能,这使社区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成为可能。社区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表现为社区教育通过促进人的现代化、科学知识增值、改造社区生活,赋能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实现需要教育的系统性创新。在此背景下,社区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需从转变观念、虚实互通、党建引领三个方面,提升社区教育社会认同感、增强社区教育社会协同力、推动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

关键词:社区教育;新质生产力;生活教育;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G7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26)12-0087-07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必须肩负的历史使命。发展新质生产力,既需要大国工匠和能工巧匠,更需要一大批全面发展的、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面对新质生产力的新目标、新任务,各类型的教育应该作出哪些系统性变革,以回应人工智能时代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是摆在各类型教育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要推动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和建设学习型社区^[2]。不同于学校教育,社区教育作为兼具教育性和社区性特征的一种继续教育形式,自身何以赋能新质生产力?为契合新质生产力的全要素特征,社区教育应当作出哪些系统性变革以赋能新质生产力?基于此,以社区教育为研究对象,以生活教育理论为基础,基于教育与生产力的矛盾统一关系,深入剖析社区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与实践理路,为实现二者的协同发展提出策略建议。

一、社区教育是一种生活教育

生活教育理论,从时代背景来看,它产生于中国

现代化进程中。陶行知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开始关注现代化问题,并提出了现代国家的教育理想,即用四通八达的教育,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四通八达”是陶行知对未来生活世界的构想,教育是实现这一理想的生活教育。从理论背景来看,它产生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等主张。从实践背景来看,面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陶行知在践行杜威教育思想失败之后,悟出了“教学做合一”的道理,由此提出生活教育理论。

生活教育理论包括“生活即教育”的本体论、“社会即学校”的场域论、“教学做合一”的方法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尽管脱胎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理论,但与其有本质不同,这体现在两个理论的核心概念中。生活教育理论中的“生活”有两层含义:一是泛指一切生物生存和发展的活动;二是特指构成社会历史的主体——人类的全部生活实践,即人民大众的全部社会实践,在此意义上,较杜威所指的“生活”更为广泛。杜威主张生活是主导,强调个体对环境的适应性。陶行知主张教育是主导,教

收稿日期:2026-01-25

基金项目:内蒙古开放大学2025年度科学研究项目一般课题“党建引领下内蒙古社区教育现状研究”(编号:IMOU GSPB2505);内蒙古开放大学“内蒙古家校社协同育人研究中心”。

作者简介:李渭,陕西师范大学教师发展学院教育领导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内蒙古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学院(培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社区教育、终身教育;李秋生,内蒙古开放大学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社区教育、终身教育。

育改造生活,不仅改造个人生活,也改造社会生活。教育不仅是改造社会的理性工具,也是最重要的交往手段,旨在实现民族解放和大众解放。与此相对,杜威只是认为“教育”是经验的改造和重组,相对于脱离生活的传统教育而言,是一种进步,但就功能而言,旨在满足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需要。陶行知的“社会”,一是泛指由于种种利益关系而相互联系起来的人群及其组织,这与杜威所指“社会”含义相通;二是特指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大众及其组织。他倡导的“工学团”“文化细胞”“文化网”都是其社会范畴的具体体现。杜威的“社会”特指资本主义社会,而陶行知的“社会”更多指人民大众的生活组织或场所。陶行知的“学校”一是指正规的、专门的教育机构,杜威的“学校”也是这个含义;二是人民大众生活的场所,即教育场所,这是杜威的“学校”所没有的含义。在“教学做合一”中,做、学、教三位一体紧密结合;在杜威的“做中学”中,做与教、学并无内在联系^[3]。

与传统的学校教育不同,社区教育在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教学组织等方面都与陶行知所提倡的生活教育高度契合。从教育观念而言,社区教育体现了一种大教育观,强调办学与改造社会同步,提倡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开放的大教育体系。从教育内容而言,社区教育以社区生活为中心。从教学组织而言,强调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生活的场所也是教育的场所,体现了“教学做合一”的思想。在实践层面,一方面,社区教育在发展中面临的诸如教育经费不足、教育资源有限、教育对象参与意识与能力不足等现实障碍,与陶行知在开展生活教育运动时所遇到的困难相似;另一方面,生活教育学说,作为一种体现中国性、平民性特征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论总结,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不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生活教育学说对社区教育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可以说,社区教育就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教育。

二、社区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

社区教育何以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首先需要明确教育不只是上层建筑,它与生产力的联系不一定要通过生产关系这一中介,教育的力量也可以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变化。教育具有生产性功能^[4]。社区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表现为社区教育通过促进人的现代化、科学知识增值、改造社区生活,赋能新质生产力。

(一)社区教育以促进人的现代化赋能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旨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5]。人的现代化伴随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人与生产力的双重跃升是现代化的本质体现^[6]。对于人的现代化,不应只理解为人与现代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包括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这就需要教育发挥支撑性作用。“生活在群体中的个人,其现代化只有在与群体的现代化的互动中才能实现”^[7]。社区作为一种能够整合群体力量的优势资本,社区教育作为促进国家现代化的一种生活教育,通过促进社区成员互动来凝聚社会资本、推动人的现代化、赋能新质生产力。

在把握新质生产力与人的现代化关系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探讨社区教育为什么可以促进人的现代化,或者说社区教育在促进人的现代化方面具有哪些显著优势。人的现代化要求人具有高级的智能结构,具体包括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8]。社区教育通过对人这三种能力的培养,培育现代化的人。就学习能力而言,社区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延伸,是为了满足人们除学校外的教育需求的一种继续教育形式,它以全民为对象,通过促进人的发展与社区发展,旨在使居民养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促进人的现代化。就实践能力而言,社区教育通过培养“真善美的活人”,促进人的现代化。要成为“真善美的活人”,陶行知认为,必须具有“康健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和改造社会的精神”^[9]。与当前普遍盛行优绩主义教育观并呈现出集中化特征的学校教育不同,社区教育是一种非竞争、高度灵活的教育类型。这使其在培养“真善美的活人”方面具有更多的自主性,更能做到以生活为中心,围绕社区居民的全部社会实践而展开,通过发展居民的实践能力,促进人的现代化。就创新能力而言,社区教育坚持以“教学做合一”,发展人的创新能力,促进人的现代化。“教学做合一”以“做”为中心,使教与学相统一,这里的“做”是发明、创造,“包含广泛意味的生活实践的意思”^[10]。“教学做合一”既是一种生活法,也是一种教育法,旨在培养能运用活的知识,有行动力、生活力、创造力的新人。作为一种非正规或非正式的教育形式,社区教育既是一种教育方式,更是一种社区生活方式。相较于学校教育,社区教育在推动“教学做合一”、

发展人的创新能力方面,更为系统坚实。

为什么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社区教育,可以促进人的现代化?新质生产力产生的时代背景,为教育推动人的现代化提供了机遇。人类劳动能力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教育不断扩大的历史。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作用的生产力。科技创新与人的现代化之间具有反射性。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科学技术原创性活动是人的一种真正开拓性发展和超越式发展,是最有意义与作用的发展^[11]。新质生产力对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强调,使“教育推动人的现代化”成为可能。这在客观上也使社区教育在促进人的现代化方面的独特优势得以彰显。

(二)社区教育以促进知识增值赋能新质生产力

教育具有知识增值功能,从教育过程的终点来看,表现为教育促进知识的传播和发展人的研究能力、创造能力;从教育的过程来看,表现为教育、生产、科研三者融为一体。这是所有教育类型都具有的普适性功能,那么对于这一功能的实现,社区教育的特殊性表现在哪里呢?一是社区教育以满足社区成员多元化的学习需求促进知识增值。社区教育作为一种非竞争性的教育,其产生与发展的关键在于社区居民和社区建设的现实需要。这也是具有非学历性质的社区教育能够同学历教育共同构成我国终身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所在^[12]。党的十八大以来,已出台一系列政策推动社区教育满足居民多元学习需求,如推动社区教育数字化建设、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加强终身教育保障、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等。二是社区教育通过推动学习型社区建设以促进知识增值。教育促进知识增值不能脱离人的生存环境而展开。如同处于洞穴中的人,其要想看到事物,就要转动身体一样,人本身就有视力,教育的任务在于矫正视力不正确的方面,使其看到正确、应该看到的方向^[13]。社区教育是以社区为载体、引人向上生活的力量,通过引导人们如何创造性地生活,形成乐学善学的社区氛围,促进知识增值。三是社区教育通过健全自身体系,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历史表明,瓦特发明的蒸汽机之所以能迅速转化为巨大的生产能力,“只是因为这些发明家找到了相当数量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经准备好了的熟练的机械工人”^[14]。科学技术物质力量的兑现离不开普及教育。国外社区教育根据当地实际,通过体系建设,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尤其是充分

利用地方公共设施,发展居民“学习圈”,开设特色专业与课程,有效提高了当地劳动力素质。由此也显示出社区教育在产学研一体化方面的独特优势^[15]。

社区教育的知识增值作为一种普适性功能一直存在,但缘何在传统生产力背景下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得到凸显?这是因为新质生产力使人终身学习的需求增加,需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实现。陶行知所提倡的生活教育就是一种四通八达的教育。社区教育既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教育,也是一种四通八达的教育。“四通八达”即“普遍交往”^[16]。普遍交往与生产力的发展相辅相成^[17]。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社区教育发挥其“四通八达”特性,促进知识增值的可能性增加。此外,新质生产力不仅使社区教育实现知识增值的可能性增加,也使其推动创新的可能性增加。新质生产力是产学研一体化的生产力,它形成的新兴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客观上要求不应只把创新视为学历教育的事情,而是各种类型教育的重要使命。这又进一步推动社区教育因地制宜,促进产学研一体化,赋能新质生产力。

(三)社区教育以改造社区生活全面赋能新质生产力

社区教育以改造社区生活,推动生产力发展。人们如何生活,本质上是由他们如何进行物质生产决定的。生活方式也会反作用于生产方式,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基于生活方式与生产力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以社区生活为载体,社区教育作用于生产力发展。如前所述,生活教育理论中的“生活”更多指社会生活,是大众的全部生活实践,社区生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教育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教育,生活教育理论为厘清社区教育与社区生活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社区教育的根本意义在于社区生活的变化。根据“生活即教育”,社区生活蕴含社区教育的意义,社区教育以社区生活为中心。社区生活决定社区教育,社区教育改造社区生活。蕴含社区教育的社区生活与不蕴含社区教育的社区生活摩擦,迸发出生活的火花,即社区教育的火花,引起社区生活的变化,这也是社区教育的意义所在。

在智能化时代,社区教育不仅以改造社区生活推动生产力发展,而且是全面而非片面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教育全面促进生产力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其通过劳动力增值和科学知识增值,推动生产

力诸因素的发展;另一方面,表现为由于人在生产中地位的突显,培养人的教育成为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基础^[18]。新质生产力是智能化时代的生产力,社区教育可以改造社区生活,全面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一方面,表现为推动新质生产力诸因素的发展。在“单位共同体”消失后,“社区成为国家权力下沉的载体,是游离于‘单位共同体’之外的人们重新汇集的区域”^[19]。与传统生产力背景下“单位制”社区的科层制特征不同,新质生产力时代的社区更强调人的本能的满足和主体性的实现。新质生产力时代的社区生活是全面的社区生活。社区生活的全面性要求全面性的社区教育为其提供支撑。因为全面性的社区教育对社区生活的改造是全面的改造,包含对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造,进而推动劳动力增值和科学知识增值,全面赋能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表现为新质生产力引发教育需求的变化,进而使社区教育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学校教育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已得到普遍认可。与学校教育不同,社区教育对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则需要逐步显现。参考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落可知,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可能不是人的解放而是人的剩余,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依靠学校教育培养出的具有专业化、标准化素养的人可能被机器代替。由于人工智能所引发的学历文凭的普遍贬值^[20],人们开始更多关注美好生活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人们从基于优绩主义的价值观和工作主义的就业观而学习,过渡到为了追求生活的向前、向上、提高而学习。以社区生活为中心的社区教育逐渐受到人们重视,而这又将反作用于生产力,使社区教育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

三、社区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实践理路

新质生产力的实现需要教育的系统性创新,重塑工业化教育体系,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在此背景下,社区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需从转变观念、虚实互通、党建引领三个方面,提升社区教育社会认同感、增强社区教育社会协同力、推动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

(一)转变观念,提升社区教育社会认同感

社区教育社会认同感不高这一问题由来已久^[21],既与社区教育发展现状有关,也与人们对新质生产力的片面理解有关。转变观念,提升社区教育社会认同感,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突破思维束缚:

1. 突破学校教育思维束缚,以“生活即教育”指导社区教育发展

一方面,打破学校教育思维模式。当前社区教育受学校教育思想束缚严重,沿袭了学校教育的一系列做法。例如,在课程设置方面,普遍做法是根据学科内容或者是受教育对象年龄进行划分,忽视了社区教育的特殊性。由此导致社区教育看似红红火火,但实际与社区生活、社区治理相脱嵌^[22],居民参与主体性不足。另一方面,正视社区教育的特殊性,以“生活即教育”指导社区教育发展。由于在观念层面,社区教育受学校教育思想束缚严重,导致在实践层面,社区教育作为一种生活教育的功能特色,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甚至社区教育的功能价值也受到质疑,更不必说对于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需要正视社区教育在教育对象、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组织管理等方面的特殊性,坚持以社区生活为中心的理念原则。社区教育改造社区生活,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不可因当前社区教育状态而否定其存在的价值,忽视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

2. 突破技术驱动的思维惯性,重新审视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社区教育发展问题

面对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人们习惯于预设一个完全自动化的经济体系,然后根据这一经济体系的需要去设想应该培养什么人和接受什么教育,使人免遭被机器替代。在这一思维惯性下,社区教育这类“闲暇”教育自然在教育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这一思维惯性忽略了新质生产力与以往生产力相比,既是技术的更新,更是一种为人类社会带来颠覆性变革的生产力。这种变革突出表现为未来社会既是人机协同的社会,也是人的主体性需要得到充分尊重的社会。在此背景下,需要重新构想人类社会共同的教育愿景,重新思考人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需要重塑工业化教育体系^[23],重新审视社区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由于思维惯性,当前只是把新质生产力看作新技术的应用,因此需要破除基于技术驱动审视社区教育功能的思维惯性。基于新质生产力的“新智能”特征,重新认识社区教育对于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的功能价值。

(二)虚实互通,增强社区教育社会协同力

教育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具有互构属性,社会协同力是对这种互构属性的理论新概括,具有强烈的理论穿透力和现实解释力,本质上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24]。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人的主体地位

凸显,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社区走向“共同体”,社区教育的目标定位也由工匠手工业阶段的“教化”、机器大工业阶段“学历教育的补充”,转向人工智能阶段满足人的主体性发展需要与社区重建。社区教育作为教育与社区的结合,基于教育与生产力的矛盾统一关系,社区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需要扎根社区,提升社区教育社会协同力。

在实体空间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社区教育指导机构或社区大学(省市级)-社区学院(区级)-社区学校(街道)-社区教育学习中心(社区)”四级办学网络,并存在众多自发形成的草根学习群体。提升社区教育社会协同力,需要实现社区教育“自上而下”发展与“自下而上”发展的有效衔接。一方面,针对当前已建成的社区教育四级办学网络,进一步明确各自职责权限。一是社区教育指导机构或社区大学要发挥好“大学办社区教育”的优势,本着扎根基层、服务社会的理念,理论先行,以理论指导实践,加强社区教育内涵式建设;二是社区学院负责统筹本区域的社区教育工作,因地制宜地搭建平台、拓展渠道,鼓励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三是社区学校以统筹辖区内各社区学习中心为主要职能;四是各社区学习中心作为社区教育的“最后一公里”,负责指导与支持居民开展各类学习活动,培育扶植学习共同体。另一方面,以“课程-教学-组织运行”社区化,推动社区教育扎根基层、服务社区。课程社区化即以社区生活为中心,改变当前以“学科知识”为中心的课程设计模式,以改善社区生活、解决社区问题为导向,开展课程设计,实现生活与生活的摩擦,而非生活与教育的摩擦,推动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中。教学社区化即改变当前重“知识传授”、轻社区治理的教学模式,使“做”成为学习的动机和教学的出发点,实现从社区教育到社区治理的过渡。淡化教师角色,鼓励能者为师,通过培育学习共同体,运用集体主义自我教育法,实现“自觉觉人”。就社区学习共同体而言,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学习团队,更强调学习者的主体意识与能力。组织运行社区化即改变当前社区教育运行以自上而下为主的局面,通过培育学习共同体,推动社区教育自下而上发展。《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提出,推动各类学习型组织与学习共同体建设^[25]。虽然当前社区教育四级办学网络在全国范围内已基本形成,为社区教育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应看

到,这种“自上而下”的社区教育发展模式,存在居民主体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不足、社会组织较为薄弱、地方政府负担过重等问题^[26]。“大众的事要大众出力大众干,大众的教育要大众自己教自己”^[27]。需要通过学习共同体,推动社区教育“自下而上”发展,最终形成社区教育“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发展的有效衔接。

在虚拟空间方面,以数智化赋能社区教育协同育人新格局。从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来看,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人工智能驱动社会变革,社区教育也应主动适应这种变革,以数智化形成协同育人新生态。当前社区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最大误区在于把人工智能理解为一种新技术,为了更高效地传递或再现知识,在实践中或表现为以大项目、大工程推动社区教育数智化,或表现为把信息技术看作教师教学的支持性工具,但由于与社区生活相脱嵌,导致实际效果一般。“知识上网”在工业化时代已基本实现,智能化时代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28]。对于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社区教育数智化,首先,要明确它不仅是新技术的应用,还是为了构建社区教育协同育人新格局;不仅是为了应对当前制约社区教育普及的技术层面的困境,还是为了形塑社区教育的育人性、彰显社区教育的生活性、推动社区教育泛在可及。其次,需要明确社区教育数智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核心是变“知识传递或再现”为服务居民终身学习。这就要求从课程教学层面运用数智技术,从体制机制出发,融入智慧社区建设。这也是社区教育数智化的特殊职能,即系统推进社区教育全要素、全过程、全方位的数智化,提升社区教育社会协同力。

(三)党建引领,推动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科技创新依靠人才创新得以实现,激发人才创新潜力是教育的重要使命,在教育中坚持“教学做合一”是激发人才创新潜力的关键。社区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同样要坚持“教学做合一”,推动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中,激发人的创新能力。一方面,社区教育通过与社区“打成一片”来改造社区,改造社区即治理社区。社区教育具有参与治理的功能价值,并以自我治理间接赋能社区治理变革。另一方面,社区由管理走向治理的发展趋势,要求社区教育以社区治理为中心开展教与学。社区治理的理念需要依靠社区教育传播给居民并转化为治理社区的行动。社区教育融

入社区治理的过程,也是激发人才创新潜力的过程,即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过程。

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需要党建引领,即充分发挥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推动社区内党群服务中心、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居民团体等各方以党组织为核心纽带,协同联动,推动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就社区教育而言,忽视党建引领,易导致其游离于社区之外,看似红红火火,而实际难以应对复杂的社区治理问题,社区教育的特色优势显现不足。就党的建设而言,忽视对社区教育的引领作用,容易出现行政化倾向,导致党群关系疏远,服务社区的职能弱化,以社区管理代替社区治理。

党建引领社区教育,首先,要明确“是全面而非片面引领”。在当前社区教育开展过程中,已认识到党建引领与社区教育的密切关系,并尝试把二者结合。具体做法为在党建参与社区治理、提供社区服务时,引入社区教育。这样做的优点在于社区教育以党建为主线,融入社区治理,缺点在于仍是以“送教”为主,所开展的教育活动随意性大,功能特色不明显,居民参与主体性不足。这是由于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代替了党建引领社区教育,压缩了社区教育这一柔性力量在社区治理中的话语空间,甚至成为社区治理的附属。其次,应结合社区定位与社区教育所关涉公共生活领域的不同,因地制宜,创新引领,分类引领。社区教育和党建引领统一于社区治理之下,可以把二者理解为影响社区治理偏向的两个维度,即面对社区公共生活领域不同,各自所发挥作用的程度不同。由此也决定了党建引领社区教育,应根据教育内容或者说社区治理内容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引领方式。再次,党建引领社区教育,应以促进社会动员和多元联动为切入点^[29]。在社会动员方面,党建通过资产动员和推动民主协商,服务社区教育发展需要。在资产动员方面,一是整合在社区工作生活的党员群体,鼓励动员他们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各尽其才,参与到社区教育管理与服务中,并建立相应的培训与考核奖励制度。二是整合社区内的各类物质文化资源,推动社区资源的开放共享,服务社区教育资源调配与整合的需要,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学习服务。三是挖掘社区中基于血缘、地缘、业缘形成的桥梁性社会资本,密切党群关系,为社区教育发展提供群众基础。在民主协商方面,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号召组织社区内各类跨部

门、跨级别、跨群体的领导小组、民主议事会、联席会议等,搭建民主协商议事平台,推动社区教育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发展的“汇合”“对接”^[30],并建立完善相应的保障机制。在多元联动方面,以党建为桥梁纽带,实现党群联动以及跨领域、跨单位、跨级别党组织间的联动,构建组织化共治联动平台。以党组织间的纵横联动和党群间的联动赋能社区教育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以社区教育的自我治理赋能社区治理。

四、结语

新质生产力与以往生产力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既是技术的革新,更是作为“新智能”,呼唤重塑工业化教育体系,构建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协同的新教育体系^[31]。当前关于教育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集中于学校教育,对人的终身学习需求关注不够。在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并行的未来,这显然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基于社区教育所具有的生活教育的内在属性,探讨社区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及实践理路,为打破社区教育在工业化教育体系中的边缘地位、推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社区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出策略建议。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厚植人民幸福之本 夯实国家富强之基[EB/OL].(2024-03-10)[2026-01-22].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403/t20240310_1119485.html.
-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N].人民日报,2025-01-20(6).
- [3][9] 周洪宇.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1:174-214,278.
- [4][18] 鲁洁,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56,61-62.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94.
- [6] 周洪宇,余江涛.新质生产力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互构逻辑及其实践进路[J].中国远程教育,2025(6):49-61.
- [7][8][11] 郑永廷.人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89,461-462,310.
- [10]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全集:第3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623,210.
- [12] 吴遵民,蒋贵友.公共危机背景下社区教育功能再思考——基于社区治理的视角[J].教育研究,2020(10):92-101.

- [13] 柏拉图.理想国[M].李成贵,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73.
-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39.
- [15] 胡晓松,马超,贺宏志.当代社区教育比较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106-112.
- [16] 陶行知与中国现代化课题组.陶行知与中国现代化[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8:119.
-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76.
- [19] 张丽华,鲍宗豪.新时代社区共同体的构建及其实现路径[J].江西社会科学,2020(1):237-245.
- [20][23][31] 王建华.我们为什么需要人工智能启蒙教育[J].教育研究,2025(2):72-85.
- [21] 彭静静.终身教育视域下非学历教育培训的变革创新[J].继续教育研究,2025(12):13-17.
- [22] 侯怀银,宋美霞.终身教育视野下的社区教育发展: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J].现代教育管理,2022(12):16-26.
- [24] 张欣.社会协同力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价值、内涵及其建构[J].大学教育科学,2025(3):36-42.
- [25]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J].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2016(9):44-48.
- [26][30] 唐开福,李栋.构建地方政府与社区居民双向互动的社区教育新模式[J].教育发展研究,2022(11):51-58.
- [27]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全集:第2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715.
- [28] 吴南中,陈恩伦.再构学习:数字化转型给教育带来的根本性变革[J].中国远程教育,2025(7):49-66.
- [29] 黄晓星,丁行琴.党建引领专业:社会工作参与党群服务的实践类型及机制分析[J].江海学刊,2022(2):108-116+255.

Internal Logic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Community Education Empow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Li Wei^{1, 2a}, Li Qiusheng^{2b}

[1. College of Teacher Develop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2a. Community Education College (Training College);

2b. Depart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Inner Mongolia Open University, Hohhot 010010,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requires not only school education, but also community education that serves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promotes community development.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school education, community education is a form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with both educational and communal attributes and carries the inherent nature of life education. Given the productive function of education, it is theoretically feasible for community education to empowe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internal logic lies in the fact that community education empower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y advancing human modernization, increasing the stock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ransforming community life. The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alls for systematic innovation in education. In this context, To achieve the empowering effect, community education needs to enhance public recognition, strengthen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and promote its integration into community governance through concept renewal, virtual-physical integration, and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Key words: Community educ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Life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